

福神小霹靂

卧龙生著

福神小霹雳

上



## 内 容 提 要

少侠翁如松与其胞妹翁若梅艺成下山，谁知家乡依旧，人事已非，大门紧闭并被查封，父母去向不明，师门重托，为查明真相，兄妹俩浪迹江湖。

这时隐居多年的江湖怪客，诸位魔尊，纷纷出现在江湖上，尤其是被官府收买的江湖秘密组织天运帮为夺取佛令及玉玦，进而统治整个武林，掀起了血雨腥风，滥杀无辜。兄妹俩在行道江湖中，屡得奇遇，修成了不世神功。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青年男女侠士。经过多次浴血奋战，哲服了大部份的魔头，并迫其重归隐林下。击毙了助纣为虐的天运帮帮主，解散武林败类天运帮……。

## 主 要 人 物 表

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翁如松 | 翁柏年之子   |
| 翁若梅 | 翁柏年之女   |
| 翁柏年 | 翁如松之父   |
| 魏子云 | 魏家庄庄主   |
| 江 枫 | 无相神尼弟子  |
| 朱 坤 | 魏子云弟子   |
| 钟 霄 | 恶判官     |
| 费无极 | 璇玑谷主    |
| 彭 冲 | 神行客     |
| 罗 信 | 天运帮主    |
| 金针渡 | 活阎王     |
| 金 鹏 | 翁如松结拜兄弟 |
| 叶 方 | 天运帮主替身  |
| 楚 贤 | 神医      |
| 呼延靖 | 地肺老人    |

余如松



翁若梅





黃天板







春，无言溜去了。

夏，悄悄的来临。

在江南，这个时候已经是繁花似锦，万紫千红，争奇斗艳。

在北国也已和煦送暖，麦浪摇风了。

整个大地活泼泼的，充满了生机。

但在武林则孕育着无边肃杀。

暴风雨即将要展开序幕。

“得，得！”蹄声不疾不徐，由远而近，带起了一片雾样的烟尘。

近了，已走入视线之内。

嘿！好漂亮！

人如玉树马如龙！

两匹马一黑一白，膘口好，毛色润，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千里名驹，只看它现在不疾不徐的步调，是那么平稳矫捷，就不是平常的货色。

马上人，一男一女。

男的貌比子都，一顷儒衫，略带点书卷气，潇洒之中饶有几分雍容气度，但也不象是会武，除去眼神清澈，黑白分明之外，一点会武的象征也看不出来。

女的更是集古今美女之大成，洁白宫装，衬托着如花粉

面，愈显娇艳，誉之为瑶池仙姬，蕊珠宫主实不为过，并且秀美之中，另蕴含一种高贵庄严气质，使人见了之后，不敢再多看第二眼，否则，就象是亵渎神明似的，会由衷的感到不安。

两匹马并辔而行。

两个人顾盼自如，从容笑语，看年龄顶多不过十五六岁。

是那一个豪富人家的子女出来游荡，何以又不带佣人？官道尽头，出现了一座城池，城垣巍峨，雄峙道左。这是中州的名城——开封府。

“梅妹，前面就到了，切记师父的叮嘱，遇事要沉着镇静。”男孩子说。

“是的，哥哥，不要替我担心，我会谨慎的。”女孩子答。

原来是兄妹俩，怪不得长得如此相像。

开封也算是大城了，为什么人还是那么不开眼？

人马过处，路人齐都停足，两只眼呆怔怔的，仿佛都出了神。

这又何尝能怪路人不开眼，就以盛产佳丽的江南来说，象这兄妹俩的品貌也不多见哩！

一所规模很大的宅第，大门紧闭，门缝上纵横交叉贴着两张封条。

白色的封条已变成了暗黄，可见已经经过不少的日子。

马上的少年男女目睹此情，不由一阵黯然神伤。

马没停，人的脸色稍变即又复原。

他们终于到了一家客栈门首，甩镫离鞍，怎么下来的，连站在面前的店小二也没看清。

店小二接过缰绳，顺手交给看马小厮，亲自引导着兄妹俩，进了上房，沏茶送水，伺候得倒也殷勤周到。

兄妹俩自一进房门，即未再外出一步，连晚饭都是叫到房里去吃，致令闻讯赶来，想一睹庐山真面目的人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

夜色愈浓了，灯火逐渐熄灭。

约莫三更，一条黑影捷若猿猴，掠入客栈，直扑后进。

这个人好大胆，竟敢近上房窗前，点破窗纸向里张望。

屋里光线漆黑如墨，这个人似乎已有所见，足见内力已有火候，目力不凡。

遂见他自怀中掏出一物，迳向屋中投去。

星月微光下，所发之处闪烁生光，象是一支匕首。

“冬”，屋里已经有了响声。

他不再怠慢，即循原路飞快掠走。

这个人出去不到十丈，自对面房坡后，又掠起一条人影，紧蹑着前行人身后，相继消逝在夜影中。

沉沉夜色中，一所宅第忽又亮起灯光。

这家人起床怎么这样早？

不，象有急事呢！

大厅里灯火辉煌亮如白昼，已有十几个汉子，劲装佩剑等在那里了。

一个紫面长髯老者，自屏风后转出，迳自在一张虎皮椅上坐下，环目一扫，两道有如冷电似的目光，停留在其中一

个大汉的脸上。

只看得这个大汉不由自主的把头低了下去。

“朱坤！”

“弟子在！”

大汉应着，头还是没敢抬起来。

“为什么不敢看我？”

这个叫朱坤的大汉，象已有了决定，昂然把头抬起。

老者目光杀气极浓，瞪视着他，问道：“刚才去了何处？”

“客栈。”

朱坤实话实说，出于老者意外，反而使他一怔，微顿，才又问道：“做过什么？”

“通知翁氏兄妹逃走。”

老者两眼几乎都要冒出火来，脸色变得更是怕人，半晌，才嗯了一声：“拉下去，给我乱刀分尸！”

“呛郎郎”一阵声响，十几个大汉兵刃已撒在手内。

朱坤倒背双手，昂首阔步，直向厅外走去，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，愈使紫面老者暴跳如雷，连声催快。

朱坤步出大厅，甫下石阶，一道金刃劈风声响，直向顶门劈下。

他直若无觉，依旧向院心走去，如让这剑劈实，朱坤那还有命在？

眼看这一剑距离他的顶门已不足一尺，斜刺里亦飞来一剑，把这剑架开，发出一声金铁交鸣巨响。

两把剑已自震开，两个人也各退出好几步。

两个人怒目相向，敢情全是自己人。

首先发剑的那一个大汉问：“你这是何意？”

“反正他也跑不了，急个什么劲，难道你忘了帮规？”

噢！这就奇了！

开封城里会有杀人的组织？听他们对话，好象是帮会中人，杀人还有规矩！

朱坤已在院心转身立定。

十几个大汉也在他四周围定，各个手中执着明晃晃的兵刃，意有所待。

紫面老者还没出来。

不，他被人缠住了。

“老糊涂！起初我听说翁家的事与你有关，我还不相信，现在证明一点也不错，咳！”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最后还长叹了一口气，象似对于紫面老者此举十分不满。

听她的口气，与紫面老者还相当接近。

“不假又怎么样？我的事不要你管！”紫面老者怒吼着。

“翁柏年与你一盟在地，你把他大害了还不算，两个孩子都还年轻，你也放不过，你还有良心没有？”女人的声音愈说愈气，最后竟骂出口来。

“老虔婆，你给我滚！”

“好！我滚！你这样一意孤行，可别后悔！”女人的声音愈来愈远，想已走了。

紫面老者高大的身形，出现厅门口。

“朱坤，你可知罪？”

“弟子知罪！”

“不后悔？”

“不后悔！”

“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弟子一死不足惜，只可惜，你老人家一世英名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

适这时，一中年仆妇自后院慌慌张张的跑来，跪在紫面老者身前，说道：“启禀庄主，夫人走了。”

“小姐呢？”

“也走了。”

紫面老者面显黯然神色，半晌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都走了也好。”

稍后，瞥向院心，一跺脚，喝道：“执口！”

顿见五六道剑光，如风向朱坤劈下。

朱坤自忖必死，紧闭双目，不动，静待命运的宣判。

遽知，剑光临身，半天不觉痛苦，睁眼一看，也被当前景象怔住了。

一男一女两个少年，挡在自己身前，正是那翁氏兄妹。何以不逃？反来自投虎口！

什么时候来到身前的？以自己修为，竟无所觉？

难道都已学成绝艺？若果属实，自己空替他们自担了一腔心事。

再看围在身后的大汉，已全退出一丈开外，而且，其中六个人长剑已经脱手，到了翁氏兄妹手中。